

譚迪詩：「看不見」的城市糧食安全危機



市民在街市選購食物。攝：羅國輝/端傳媒

有幸生活在香港這美食之都的我們，有著多姿多彩的飲食選擇，美酒佳餚層出不窮。在這背景討論糧食不足等問題，可能會讓人覺得無事生非。

我們亦已習慣將糧食不足與飢餓，看成是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中經濟體才有的問題。對他者指手畫腳常常可以帶來一種虛妄的安全感，然而糧食不足的問題實際上離我們更近。現今香港所依賴的食物系統並不穩固，城市對內對外，也有糧食安全脆弱情況，急需正視。

餓是一種因為進食不足而產生的生理感受，它可能是因為吃得不足夠，也可能是因為吃得不夠好。一個孩童骨瘦如柴，多半是長期捱餓的結果，這是飢餓最極端的形式。然而，營養不良或營養不足也是導致飢餓的原因；無法獲取正確種類食物，亦可能造成飢餓感。

因此，世界衛生組織將糧食安全定義為「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獲得充足、安全、有營養的食物，以維持健康而積極的生活」。這一定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：

- 一、供應——足夠數量的食物被持續供應；
- 二、獲取——擁有充分的（財力或其他）資源以獲取營養飲食所需的恰當食品；
- 三、使用——具備營養與保健的基本知識，以及進食所需的充足水源和衛生條件。

糧食安全

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獲得充足、安全、有營養的食物，
以維持健康而積極的生活



糧食供應



糧食獲取



糧食使用

資料來源：世界衛生組織

圖像設計 SD

圖：SD

繁榮香港的灰暗面

據報導，香港每四個兒童就有一人無法得享一日三餐，每三名長者中就有一人在滿足基本營養需求方面有困難。

香港的堅尼系數（對收入差距的衡量），是發達國家和地區當中最高的，遠超丹麥，也高於法國、英國、澳洲、日本和南韓。當香港政府在2013年首次劃定貧困線時，這座城市驚訝地發現，它的700萬人口中竟有130萬人生活在貧困當中。以平均收入的一半計算，一個生活在貧困線的單人家戶，每月預算為港幣3500元，其中每天僅有25.5元用於購買食品。

各國家或地區的堅尼系數



國家或地區	堅尼系數
 香港	0.537
 英國	0.35
 日本	0.34
 澳洲	0.33
 法國	0.31
 南韓	0.30
 丹麥	0.25 (世界最低)

資料來源：OECD Income Distribution Database (IDD): Gini, poverty, income, Methods and Concepts

圖：端傳媒設計部

這或許正是這個世界上最自由經濟體的灰暗面——香港追求一種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，並以其在市場經濟方面的成功為榮。然而，香港經濟活力舉世矚目的同時，閃耀的並不都是光輝。熟諳這座城市的人，都知道像天水圍和深水埗這樣的老舊地區，其貧困程度不容小覷。

另一方面，當我們急於指摘較不光鮮的城區，往往會忽視了那些表面富裕區域的貧困程度。例如位於香港島的心臟地帶、身為商業中心和「城市名片」的中環，在一批年富力強、蒸蒸日上的中高收入職業大軍進駐下，顯得彷彿沒有窮人。中西區在香港18區的貧困排名中，也僅位列第17。然而，該報告也顯示，在都市貧民方面，中環有着全港最高的老年貧民聚集率，該區87.9%的長者都沒有工作，且生活在貧困線以下。

貧困者所匱乏的，亦不僅僅是購買食物的金錢，更是體力，以及烹飪所需的時間，這使得很多疲於奔命的低收入者更加依賴加工食品。這些加工食品雖然能快煮速食，但缺乏營養。飢餓問題因此有了新的面孔，它更加難以察覺，在我們生活中深藏不露。

飢餓問題，其實就在我們身邊。

過於依賴經濟能力獲取糧食

然而，不只貧困會帶來糧食不足和飢餓問題。

地球農作物因氣候轉變枯萎及經常失收，石油峰值及能源危機令食品價格持續高漲出現糧食危機，聽上可能以為是最新科幻電影的主題，但實際上這並不是虛構畫面。

根據《聯合國世界人口報告》，2050年全球人口預計將達97億。在氣候變遷、全球暖化、天氣模式不穩和土壤肥力下降的共同作用下，農業產量將會減少，糧食需求卻持續增加，糧食供不應求的危機正步步進逼。

儘管香港被稱作亞洲的美食之城，但根據衡量食品價格對國家經濟之影響的「野村糧食脆弱性指數」，香港的糧食脆弱性在全球80個最大經濟體中，位列第9。這一排名的最大影響因素是香港在購買食品方面的花費：香港4.4%的GDP被用於食品進口，放眼全球無出其右，而香港在教育方面的花費則只佔GDP的3.76%（世界銀行2013年數據）。

由於香港依賴經濟能力來獲取糧食，我們實際上把自己暴露在了全球市場經濟波動的風險之中。彭博社最近警告，十年內的第三次食品價格上漲即將到來，因為「厄爾尼諾現象」（又譯「聖嬰現象」）造成了天氣失序，旱澇災害將成為限制糧食供應的主要因素。不必推及全球市場，這一影響已然清晰可見：最近香港經歷了59年來最寒冷的冬季，氣溫降至攝氏3度，為香港提供大部分新鮮蔬菜的華南地區也同樣受此天氣影響，鮮菜供應減少了20%。據蔬菜市場組織（VMO）報導，這段時間菜價最高上漲了50%，對消費者造成了極大影響。

更嚴重的是，香港在依賴進口食品的同時，也跟世界上很多地方一樣嚴重浪費食物。減少糧食浪費，在本土和世界範圍內都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要旨，亦因此食物回收的需求也與日俱增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在香港主要由一些非政府組織（NGO）牽頭提供的食物回收服務（註一），意義尤其重大。

將食物回收納入糧食體系

食物回收多以「關懷」和「慈善」的論述出現，突顯其重要性主要在於關懷弱勢和保護環境。「扶貧」、「環保」這兩角度與官方話語契合，至少在關心和照顧這層意義上，它與可持續發展的激勵機制緊密相連。

然而，食物回收在我們的社會中不應只扮演配角。

全球糧食體系迫在眉睫的危機，以及大都市對食品進口的依賴，都表明糧食安全不僅是弱勢群體的議題。救食是城市糧食安全的重要對策，必須納入食物體系的核心，而不應只屈居於社會的邊緣，待善心人士或機構去處理。

全球範圍內，人類所生產的糧食足以餵飽全世界的人口，但[全球卻有7.95億人缺少足夠的食物](#)，以維持健康積極的生活。與此同時，[每年卻有13億噸的食物丟失或被拋棄](#)，這幾乎是所生產糧食總量的三分之一。

香港乃是這一不可持續的全球糧食體系的縮影，我們一再重複這匪夷所思的循環——我們將有限的資源投入糧食生產，之後又將產品白白丟棄；我們每天丟棄3600噸食物，同時卻有大量市民食不果腹。這種惡性循環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損失。不管從倫理、扶貧、環保還是糧食體系安全的考慮出發，食物回收都是醫治這弊病的第一步。

英國人類學家瑪麗·道格拉斯曾提出「污物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」這一著名理論。她指

出，廢物和污物一樣都只是「不合時宜之物」，它們不合時宜只是因為它們在某個體系裏無處安身，但不等於它們毫無價值。如果剩餘物資除了被拋入堆填區就別無去處，那麼這些物資就變成了垃圾。不過，食物並不會因為過了銷售日期就不能再被食用，也不一定因為包裝有（自然或其他的）瑕疵就變髒或被污染。通過檢視我們糧食體系，我們能夠發現廢物產生的原因，並透過搶救和再利用剩餘食物，變「廢」為寶。這樣就能改變這一不可持續的糧食體系，阻斷廢物產生的過程。

簡而言之，食物回收對糧食體系功不可沒，並且是食物供給和分配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，絕不僅僅是無足輕重的配角。法國等歐洲國家已經立法禁止超市丟棄食品，為將剩餘食物的捐贈納入糧食體系跨出了第一步。香港應該見賢思齊，邁向更可持續和更符合倫理的糧食體系，以作為明日都市的表率。

（譚迪詩，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）

註一：目前，「地球之友食物捐贈聯盟」列出的56家機構，均致力收集剩餘食物或接受食物捐贈，並派送給有需要的人。規模較大的機構如「惜食堂」和「膳心連」有能力提供熱餐，而像「樂餉社」等則提供罐頭、大米等包裝食物，以補貼家庭的糧食儲備。這些NGO也提供蔬菜水果等生鮮產品，不過，這方面民社服務中心、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等地區性NGO更為擅長。